

THE CASE BOOK OF ARSENE LUPIN

亚森·罗苹探案大全集

侦探小说最具魔力的标签，推理世界最顶尖的超级神探
淋漓尽致的推理情节、高潮迭起的剧情起伏
构建百年来最经典最永恒不朽的探案传奇

金三角

◎莫里斯·勒布朗/著

◎杨波/译

畅销经典
最新全译本
探案权威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正森·罗苹探案大全集

金三角

莫里斯·勒布朗/著

杨波/译

安徽美创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三角/ (法) 勒布朗 (Leblanc, M.) 著; 杨波译.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3. 04

(亚森·罗苹探案大全集)

ISBN 978-7-5398-4232-5

I. ①金… II. ①勒… ②杨… III. ①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8723 号

亚森·罗苹探案大全集

金三角

Jin Sanjiao

著者: 莫里斯·勒布朗 译者: 杨波

出版人: 武忠平

选题策划: 芦军

责任印制: 徐海燕

责任校对: 司开江 陈芳芳

责任编辑: 张李松

版式设计: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袁野

出版发行: 安徽美术出版社 (<http://www.ahmscbs.com>)

地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
广场 14 层 邮编: 230071

营销部: 0551-63533604 (省内)

0551-63533607 (省外)

印制: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16 印张: 10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98-4232-5

定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法国著名小说家，1864年11月11日出生于法国里昂，一生著有20部长篇小说和50篇以上的短篇小说。就像柯南·道尔造就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勒布朗也塑造了法国最传奇的侦探，同时也是史上最负盛名的绅士怪盗——亚森·罗苹。

1905年，在朋友的邀稿下，勒布朗写下了《亚森·罗苹被捕》，发表后取得了空前成功，这使他声名大噪。也正是由于这部小说的成功，奠定了勒布朗不朽的文学地位，也使得绅士怪盗——亚森·罗苹成为正义的化身，经久不衰。

1941年，莫里斯·勒布朗卒于佩皮尼昂，享年77岁。其主要作品有《亚森·罗苹被捕》《碧眼姑娘》《空心岩柱》《虎牙》《神秘住宅》《三十口棺材岛》《水晶瓶塞》等，迄今，他的许多作品销量仍高达几百万册，其中的重头作品《空心岩柱》更是销量过亿，许多故事被搬上银幕，受人追捧。



目 录

绑架	1
伤残的右臂和左腿	9
一把旧钥匙	16
火炉前的逼供	23
夫妻	29
七点一刻	36
正午时分	43
艾斯赖斯的阴谋	51
前世今生	58
致命的红丝绳	65
陷入迷潭	74
困窘	80
落入圈套	88
恩人到来	94
美丽的赫莱娜	104
突如其来的父亲	115
绝地反击	124
热拉德大夫	133
走向灭亡	140
落幕	145



绑 架

夜幕降临的时候，还不到六点半。在卡利拉博物馆的对面，也就是谢洛街和彼埃尔—夏龙街的交叉路口，有两个士兵。

从他们的衣着上可以看出是朱阿夫军团和非洲军团的。只有一条左腿的那个，穿着天蓝色步兵军大衣。而只有一条右臂的那个是塞内加尔人，穿一身浅灰毛料军装，不过，这个人上半身衣服显得很紧，下半身的短裤却很宽大。

他们来到街心广场，先是在广场周围走了一圈，然后其中一个人突然把一根香烟扔向另一个人。那个塞内加尔的士兵从地上捡起烟狠抽了两口，就很爱惜地用手捻灭，接着把烟放进了口袋。两个人一直不说话，广场的中央有很多漂亮的雪绒花开得正艳。

没过几分钟，又有两个士兵从卡利拉街的方向来了，不过他们就停在人行道旁边的书报亭。这两个士兵单从衣服上看不出来自哪里，只能辨别出拄着丁字拐杖的那个，戴了一顶朱阿夫军团的小圆帽，而另外一个拄拐杖的，戴着炮兵的帽子。

接着，一位只有一个胳膊的轻步兵从彼埃尔—夏龙街走来；一位腿瘸的工兵从布里塔尔街走来；一位髌骨部位受过伤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从谢洛街走来。这三个人在一棵树旁停了下来，靠在那里休息。

这七个士兵全部都有伤残，可是他们好像彼此都很陌生，就那样各自坐着，一动不动，也不关注周围的人。

这是一九一五年的四月三日，无论是街角还是路口，都少有人经过。很快，六点半的钟声响起。



在这个时候，广场附近的一家房门被打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关上门，穿过谢洛街之后，也围着广场转了一圈。

不过，这个男人是个高高瘦瘦的军官，一身卡其色军装很周正。警帽是红色的，上面还有三根金色的饰带。仔细一看，他也受伤了，头上缠着的绷带盖住了额头以及颈背，而且用了一根拐杖，不难看出，他的右腿装的是木制的假肢。

他穿过广场，来到彼埃尔—夏龙街时，回头观察了一下四周的情况。最后，盯住广场中的一棵树，看了好久。然后拿着拐杖头碰了碰挺出去的大肚子，正身收腹之后才迈开步子走起来。

他本打算从彼埃尔—夏龙街到巴黎市中心，于是直接走上了香榭丽舍大街的人行道。走了大约二百步的距离，有一个大旅行社，旁边贴着告示，说这里已经更名为野战医院了。军官就在那附近停了下来等着什么，他掩护好自己，好像不愿意被人发现的样子。

接着，教堂里传来七点的钟声。之后不长的几分钟时间里，医院里先走出五个人，然后是两个人，最后有一个女人单独走了出来，她身穿着红十字会的蓝大衣。

军官自言自语地说：“她出来了！”

那女人从香榭丽舍大街穿过，来到彼埃尔—夏龙街右侧的人行道上，直接向谢洛街方向走了。

她走着急急的小碎步，肩上的蓝纱巾随她的步子而抖动着，宽松的大衣也难掩她身材的风韵以及臀部的迷人。

军官看似有一搭没一搭地跟踪着她，装出一副在街上闲逛的样子。大街上只有这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着。

就在女人走过马尔索街时，一辆原本停在街边的汽车启动了，亦步亦趋地跟在她的身后。军官看到那辆出租汽车里有两个男人，头戴灰色毡帽，那个人把大半个身子伸出车窗，一直跟司机说着什么，而另外一个留有小胡子的则坐在车里。

那个女人只是专心致志地走路，丝毫不觉得周围有什么不对。军官迅速走到路对面的人行道上。当那女人靠近街口的时候，汽车加速向前开去。

军官观察着广场附近，可是那七个伤残的士兵根本不引人注意，而且天已经完全黑了。除他们之外，街上一个多余的行人都没有。空旷的大街上，只有两辆有轨电车发出一些声音，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女人看着安静的大街，可是她没有感到任何不妥，甚至连身后都没有看一下。

那汽车离她越来越近，甚至只有十米或十五米的距离。

当女人走向树林的时候，汽车改向人行道行驶，坐在左侧的那个戴帽子的男人突然打开车门，站在脚踏车板上了。

军官见状也立马赶了过去，嘴上放了一个哨子，事情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汽车停了下来，那两个男人冲了出去。

在广场的人行道旁，离书亭很近的地方，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军官的哨声恰好盖住了她的声音，那两个男人正拼命将她往车里拉。顿时，那七名伤残士兵飞也似地跑出来，拼命追着他们。

司机一看大事不妙，立刻溜之大吉。剩下那两个男人孤立无援，他们看见有军官拿枪指着他们，还有七个人围追堵截，便丢下女人，撒腿就跑，很快消失在布里塔尔街的夜色里。

军官命令那个只有一只胳膊的塞内加尔人：“亚邦，去抓住一个人回来！”

之后他扶起受到惊吓的女人，很关心地说：“克拉丽妈妈，我是贝尔瓦上尉，帕特里斯·贝尔瓦！不要担心了。”

她吞吞吐吐地说：“哦，上尉，是您救了我……”

“嗯，我们是朋友，他们在野战医院也都受到过您的护理。我专程把他们从康复中心派过来看护您的安全。”

“哦，那……就太感谢了……”

她因为慌乱而说话断断续续的：“那两个男人呢？”

“他们逃跑了，不过我让亚邦去捉他们了。”

“唉，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目的，而你们真是神奇，出现得真是时候啊！”

“克拉丽妈妈，咱们先不说这个了，现在您应该休息一下，静下来缓缓神儿！”

女人听从了他的安排，军官和一个士兵配合着，搀着女人来到了他在广场附近的房子里。

他打开灯，一层的客厅里，炉火烧得正旺。

军官请女人坐下，命令周围的人道：“普拉尔，去餐厅拿杯子；里布拉，去厨房拿水……夏特兰，去柜子里拿一瓶朗姆酒来……”

她温和地笑着说：“一杯水就好了！”

这会儿，女人大致上已经恢复了正常。脸上也有了红晕，渐渐地有了



笑容。

女人长得柔美纯净，一双大大的眼睛，目光如一汪深潭水。她头上戴着护士帽，待人和蔼可亲，但是她有时候又给人一种刚毅果敢的感觉。

她喝完水，军官放心地笑着说：“克拉丽妈妈，您脸色好多了呢！”

“是的呀！”

“这样就好了！刚才真是危险！噢！我们接下来该调查清楚，对吧？不过现在让这些孩子们过来给您问好吧！兄弟们，在医院里克拉丽妈妈对我们细心地呵护着，让我们有蓬松的枕头可以睡，我们也要这样好好地呵护着她，对吧？”

这时候，那些伤残的士兵都靠了过来，脸上都堆满了笑容。女人很温和地跟每一个人握着手，并关切地问：“里布拉，你的这条腿好些了吗？”

“嗯，好多了，克拉丽妈妈！”

“那瓦蒂内的肩膀怎么样了昵？”

“完全好了，克拉丽妈妈！”

“哦，那普拉尔……还有尤里斯……”

她很关心他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孩子”，而他们也都亲切地称她为“克拉丽妈妈”。是的，直接叫她“妈妈”。

帕特里斯激动地说：“克拉丽妈妈，哦，您怎么哭了呢？妈妈，您看您对我们这么好，非常关心我们。我们在手术台上动手术，您的眼里却满含泪水，妈妈在心疼自己的孩子呢，我们都因为您才坚强地挺了下来。我们都坚持住，不哭。”

女人说：“我知道你们是怕我难过，所以哭得更厉害了！”

“可是今天您怎么还哭呀？您在为什么难过呢？我们那么爱您，而您也爱着我们，而且我们今天又见面了，好妈妈，就对我们笑笑吧……哦，看，亚邦来了，亚邦喜欢笑，让他逗您！”

她连忙起身。“不可思议，亚邦捉到了一个带了回来。妈妈，您相信吗？”

“嗯，我确定他能。”

“是呀，我让亚邦捉一个，结果他就真的办到了！只是……”

当他们起身要去门口看看时，亚邦已经提着俘虏走上台阶了。他右手抓着的那个人，就像个布偶一样，而且衣服破烂不堪。

上尉说道：“把他放下吧！”

亚邦一松手，那“布偶”就自然倒地了。



上尉说：“刚才我还有点担心呢。因为亚邦只用右手的话，一旦他抓着的是对手的脖子，那么这个人就死定了。吃过亏的德国鬼子可不少呢！”

亚邦是个高大魁梧、意志坚强、作战勇猛的人。他有着黑黑的脸庞、卷曲的发须。虽然战争让他失去了左胳膊、半边脸的容颜，甚至另外一边嘴唇都夸张地咧着直到耳根，但是他胸前的两枚勋章给了他自信和骄傲。

因为严重受伤，亚邦不能说话了，人们只能从他不断的哼哼当中猜出他要说什么。

这个时候也是如此，从他的嘴里一直发出一些含混的声音，跟上尉说着，指向俘虏。

上尉说：“嗯，以后注意就好了！”

接着他蹲下身摸了摸俘虏，发现他只是昏迷了，就转身对女人说：“您见过他吗？”

她说：“没有！”

“确定吗？您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吗？”

她说：“是的……很确定……”

只见这个人一头黑发，用蜡涂得锃亮。大大的头，灰白的胡子，一身深蓝色的套装非常合身，这表明他生活不错呢。

上尉搜了搜他的身子，却什么都没有发现，然后他说：“亚邦，你把他捆结实，放到门厅那里好好看着，等醒了我们再审他。其他的人，都回康复中心吧！快过来跟克拉丽妈妈说再见。”

于是他们挨个过来道别，随后，上尉和克拉丽妈妈把他们送到门外。

等上尉重新把女人带回客厅的时候，他说：“克拉丽妈妈，咱们得好好谈谈，不过，您先听我说明。”

他们坐在了炉火旁，帕特里斯拿了个垫子放到克拉丽妈妈的脚下，过了一会儿，她显得自在了很多。他趁机说：“克拉丽妈妈，八天前我出院后，一直住在纳伊瓦马约街医院的康复中心附属病房。早上我在那里换药，晚上住在那里，其他的时间我到处走动，吃饭也是到处去。就在今天早上，当我在一家咖啡餐厅里坐着等朋友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些很重要的话。那地方是一分为二的，一边是咖啡厅，另外一边是餐厅，中间用一个隔断挡着，所以我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而他们大概也没发觉有人在偷听，所以说话声音很清楚。我把一些话记了下来，您看看这个本子。”

他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本子来一边说：“我记下的这些是有用的，您看了也



许就明白了。不过他们还说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比如火星还有火星雨，说是战前出现过两次，好像是夜里的一种暗号，如果发现情况的话就马上各自归位，立马拿下。这是什么意思您清楚吗？”

“哦，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呢？”

“哎呀，差点忘了告诉您了，那两个人是用英语交流的，虽然发音不太标准，但是用词还是比较准确的，不过这也让我推测出他们根本就不是英国人。他们的话大致是这样说的：‘这样，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不过你们必须在今晚七点之前到达预定位置。’一个人这样说道，另一个人回答道：‘是的，上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就好，一定要谨记，那女人会在七点的时候走出野战医院。’

“‘嗯，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她总是从那一条路回去，一定会路过彼埃尔—夏龙街的。’

“‘那么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了？’

“‘是的，包括怎样动手，怎样带走，放心！我们的速度一定是最快的！’

“‘那司机怎么样？’

“‘我们给的价格很高，他一定听从我们的安排。’

“‘嗯，不错，那我们事成之后，老地方见面，把那个女人交给我，一切就由我们操控了！’

“‘上校，那个小姐很漂亮呢！’

“‘是呀，我见过她，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认识……这一次，一切都好办了！’

“上校接着说：‘她或许还会大声嚷嚷着哭闹呢……不过，当我高兴的时候，我喜欢她反抗……’

“说完他们放肆地大笑了起来，然后他们就付钱走人了。我也立马走到门口想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子。但是他们是从两个门走的，我只看到其中一个人头戴灰色毡帽，嘴上有很茂密的胡子。然后那个人坐上车走了，我也就没有再去追，而我突然想到您是每天七点从医院回家的，地点也是一模一样，因此，为了你的安全我就……”

女人有点儿紧张，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停了一会儿，她问道：“上尉，您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呢？”

他说：“如果我在那样不清楚的情况下告诉了您，而结果又不是您的话，不是让您白担心一场吗？况且，如果他们这次失败了，那么肯定还会有下次，



那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提前保护您了。所以我这样布置，是最好的方法了。刚好我有个朋友就住在这广场附近，于是我就跟他借了房子，就是今晚的六点至九点。妈妈，您有什么看法吗？”

她说：“上尉，我该谢谢您呢，是您把我从一场阴谋中救了出来。”

上尉说：“不用谢我，能为您效力是我最大的心愿！但是您怎么看待这场阴谋呢？”

她说：“我不知道，您刚才讲的话，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那您有没有什么敌人？”

“我没有得罪过谁。”

“那两个劫匪说要把你交给另外一个男的，他说知道您，您知道他会是谁吗？”

她有点儿害羞，说：“每个女人都会碰到一些追她的男人，可是我并不知道他是谁。”

上尉也考虑了一会儿说：“这样的话，我们只能从那个俘虏嘴里得到消息了，如果他不配合的话，那就不客气了……”

女人一惊，问道：“要带他去见警察吗？”

“是呀！要不我能怎么办？而且这本身就是警察的职责。”

她连忙说：“我不愿意这样，如果那样的话，我的名字就会进入他们调查的内容当中，我不想有任何事情涉及我的私生活！”

“克拉丽妈妈，除了这样，我不可以……”

“亲爱的朋友，我先在这里谢谢您了，只要不提到我，其他的方法还有吗？帮我再想想吧！”

上尉对女人的强烈反应感到奇怪，他说：“好吧，克拉丽妈妈。我不会提到您的名字。”

“那您打算怎么办呢？还有那个俘虏您怎么处置？”

他笑了，说：“我肯定会先问他一些问题，接着再谢谢他没有伤害到您，然后把他赶出去。”

他说着，站起来问：“克拉丽妈妈，您想不想见见他？”

她说：“不了，我已经很累了，您就自己去审他吧……只要把结果告诉我就好了……”

是的，她看起来确实很疲惫，在医院工作了一天，而且再加上刚才的担惊受怕，上尉没有留她，接着他打算送她出门。



他们走出了房间，快到门厅的时候，上尉问：“亚邦，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呢？亚邦？您在哪儿？”

“……你说什么？不说话了……怎么回事呢？……啊？他僵硬了……克拉丽妈妈。他……”

亚邦大声说了一个字，女人赶紧跑向门厅，上尉本来想拦住她，就说：“您别过去了，没有用。”

上尉走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女人叫道：“啊！您受伤了，袖口上有血！”

“我吗？”

“哦，只是沾上了那俘虏的血而已。”

“那是不是他受伤了呢？”

“嗯，那俘虏已经嘴里流血，血管都破了……”

“那是不是亚邦手太重了才……”

“不是亚邦。”

“那是怎么回事呢？”

“他的伙伴！”

“难道他的伙伴跟过来了吗？”

“肯定是的，而且他们把他给勒死了。”

“他们怎么会害死他呢？”

她避开上尉的阻拦，来到俘虏面前，只见那个人脸色很白，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脖子里有一根打着结扣的红绳子。



伤残的右臂和左腿

帕特里斯·贝尔瓦上尉重新把克拉丽带回客厅说道：“克拉丽妈妈，这样又少了一个坏人。”接着他过去跟亚邦一起检查了尸体之后说：“这个人的手表上刻有一个名字叫穆斯塔法·拉法拉约夫，我们得记住这个名字。”

上尉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道：“克拉丽妈妈，不用为那个俘虏而伤心，他是被他的同伴杀死的。我们也排除了很多困难了，现在不用给他念悼词了。刚才亚邦把他带走了，现在刚好街上没有什么人，我们决定就把他弄到布里塔尔街，然后跨过铁栅栏把他放在卡利拉博物馆的花园里。我想亚邦做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太困难的。我们就可以很轻巧地避开这件事情了，而您也就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了。”

上尉说着就笑了：“不过，我们考虑得还是不够周密，要不然俘虏怎么能这么轻巧地就被人害死了而我们还毫无知觉呢？当我们抓住俘虏之后，他的同伴就会告诉等在汽车里的人。然后他们看到亚邦在附近看守着，觉得不可能救出同伙了，但是又害怕事情败露，所以就把他给杀死了。这样我们就不知道幕后到底是谁了。”

“不过呢，这件事情也不会跟我们有关系了。明天早上，警察将会在博物馆的花园里发现一个死人。虽然我们没办法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抓你，但是警察也跟我们一样，不会清楚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上尉仍然在屋里走来走去，虽然失去了一条腿，身体难免不协调，但是，他还是愿意多走动走动，再加上他本身比较高，所以这个缺点也不是很突出。

他的年纪不大，但是因为风吹日晒，人看上去比较黑，但是他性格直爽、



幽默，而且有一种特有的味道。那个时期的军官们大都有那种味道，大概是长期的军旅生活养成的，所以在任何时候都很难改变。

他端详着女人，然后在她身旁坐下，说：“克拉丽妈妈，其实我对您还是很陌生的呢。您看，我只知道在医院里您的同事叫您克拉丽夫人，被您照顾过的伤员叫您妈妈。可是您到底结婚了吗？克拉丽是您娘家的姓氏，还是夫家的呢？甚至您的住处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您每天准时从同样的地方离开，偶尔会有一个留着白色长发和胡须的男仆来接您或者等您，但是，他从来不回答人们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对您很不了解呢。您是那么温柔博爱，又那么美丽惊艳，那么您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您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我的意思是，您有时候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您好像生活得有点不开心，甚至是有有点慌乱。您总是一个人，我也一直想有个时间来跟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朋友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能在您身边保护您的话，或许就好了呢，您看呢？”

上尉说着这些话，让女人觉得越来越不安，很明显，女人很排斥别人提到她的私事。

她说：“事情并不像您说的那样，我的生活就是那样，平静而且简单，谢谢您，我不需要谁的陪伴。”

上尉动情地说：“难道您不需要保护吗？”

“如果真是像您说的那样，就好了。可是就像今天的绑架，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凑巧被我碰到的话，您的生命安全就受到威胁了。难道这还不是一个问题吗？我认为您是需要保护的，如果您不想让我来保护您的话……是不是……”上尉接着说。

女人不说话了，表情却逐渐地冷漠起来，甚至是反感。

上尉无计可施，不停地用手指敲着炉火外围的大理石，然后说：“我必须命令您接受我的保护！”

她坚决拒绝了。

他说：“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做好的！”

她说：“不用。”

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克拉丽妈妈，而且我不必问您的意思。”

女人问：“那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爱上了您!”

上尉说得很坦率、真诚。这让他自己都觉得骄傲和自信。

女人听到这话，害羞得红了脸，埋头不语。

上尉却很激动，他说：“我不用那些很慷慨的话语，也不用那些表面上很浮华的动作，我只是这几句话。您应该明白我的。克拉丽妈妈，您总是表现出拒绝和人打交道的样子，但是您早就知道我喜欢您，对吧？当您为我们做护理的时候，您的温柔瞬间就软化了我的内心，我就在那一刻爱上了您。您给了我们无限的温暖和力量，我还有我的士兵都深爱着您呢，可是他们不敢说，那么我作为他们的上司，我要大胆地说出来，我爱您!”

女人的脸已经红得有点热了，她用双手掩饰着，低着上半身，一言不发。

上尉又说：“请您原谅我的冒昧，如果是在战争之前，在我还没有残疾之前，我也不会这样直接地说出我的爱意，但是现在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说了出来。甚至我都没有考虑这样会不会有点不合时宜，请原谅我吧!”

上尉顿了顿站起来接着说：“我们都是正常的人，是这场战争让我们成为了伤残者。难道我们就要永远不幸地活下去吗？不，不是的。我们也同样是正常的人，同样拥有爱的权利和自由。我们不能接受别人的可怜，因为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尊重和平等，我想在爱情中也是这样的。”

他又用手指敲了敲大理石说：“就是这样的，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的人格都是很健全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会更强一些。您看，虽然我们缺少了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或者别的什么，但是我们通过锻炼，做起事情来，一点都不比正常人差。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你看亚邦的一只右手，甚至跟别人的两只手一样能干。我虽然只有一条腿，但只要我愿意，我也可以一天走八公里的路程。”

说着，他不禁笑了起来，然后接着说：“是的，只要我们愿意，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只要我们自己坚强起来，我们跟其他的人不会差很多。我们的儿孙也同样健康、活泼。克拉丽妈妈，这是我的观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同样是这样的，大家都是平等的。

“我还要说，我们跟其他人的差别并不大，我们也可以克服任何难题。我们的国家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伤残者会有很多，那么在新的未来社会中，残疾也不再是一件多么大的问题，就像人的头发颜色会有不同一样，人们也是如此。只要人们安于现状就好，完美无缺的事情并不是特别多。我的话就说到这里，我的生活会因为有您而更加多彩。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他们都沉默了下来，上尉内心忐忑不安，而女人一直不表态。只见她的手在脸上不停地动着，然后慢慢地，她移开蒙在脸上的手，那一刻的她非常优雅动人，上尉看到那张漂亮的脸蛋。

“克拉丽妈妈，你怎么哭了？”

他第一次对她用“你”这个词，而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们在医院认识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那种关系。而上尉对她非常尊重和热情，这是个事实，大家都处之泰然。

他问：“是不是我把你弄哭了？”

她说：“不是的，我是因为感动了。您的豁达的精神还有坚强的性格，在面对挫折时候的态度感动了我。您这是把握住了生命的主动权，这样的生活就会是快乐而美妙的。”

他坐了下来，说：“您是不介意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了……”

她假装不懂说：“介意？为什么呢？女人们都会认可您的话的，假如她们要在战争归来的人当中选择人生伴侣的话，她们一定会选那些最严重的。”

他认可地说：“我的意思是，想知道您对我的感觉。还需要我再说一次吗？”

“不用了。”

“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你是我的朋友，我以后不想再听到这样的话了。”

他一本正经地问：“您不愿意听到吗？”

“是的”

“好的，我保证，绝对不会再说了，下次见面我不说话了……”

“没有下次了。”

这话说得让上尉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不想再见到您了。”

“可是，克拉丽妈妈，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我有丈夫了。”

这话上尉听到并不觉得很吃惊。他说：“您也可以再次结婚呀，您的丈夫年纪很大了吧？您应该是不爱他的，你会是这样的……”

“我的朋友，不要这样给我讲笑话。”

说着，女人想要起身出去，上尉赶紧去握住她的手，说：“克拉丽妈妈，